

衡量金融的终极标准是实体经济

——五十一评发展实体经济

■ 钟启平

这几天,两会就银行暴利问题引起争论,显得很热闹。从政府官员到企业家,不约而同地将矛头直指银行高利润,几位行长极力为银行辩护,认为银行利差并不大。其实,银行家们更为关心的应该是银行的最终追求,即为什么办银行问题。

去年底,“银行利润高到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的言论曾一语激起千层浪,银行成为舆论界的焦点。

根据两会前公布的数据,去年商业银行的整体净利润为10412亿元,银行的高额利润显得突兀。两会前,银行业再次成为焦点。

两会上,银行暴利问题再次成为焦点。在短短三个月间银行业三度成为焦点。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长黄奇帆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中国各银行存款与贷款之间的利息差距达3个百分点,凭空比世界任何银行多拿了两个点,这两个点就是一万多亿元人民币。如果银行不拿这1万多亿元,就意味着工商企业、实体经济多了1万多亿元的利润,或降低1万多亿元的成本。他告诉我们,银行是依靠工商企业利润而暴富的。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认为,商业银行的高利润实际上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利润。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前副行长刘克崮则说,银行的高息差是政府部门以指导性价格给出来的,不是社会的供求关系调出来的。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说:赚钱要真正地靠自己的本领来赚钱,那是真家伙,如果靠利差、靠贷款增量赚钱那是两回事。

而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原董事长秦晓说:银行的利润与国际比较不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说:大家对待银行的利润水平要客观,不要总想到“暴利”。

全国政协委员、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则持更强硬的态度:说中国银行完全靠高利差实现高利润这个说法不大符合事实。中国银行业的利差水平大体是2.5%左右,就算拿到国际上去,与世界上已经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国家相比,这个利差水平也是偏低的,或者是不高的。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政

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是原央行副行长,她认为,中国银行业巨额的利润的确有不合理的地方,人们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但她也强调,这是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需要继续推进改革去解决。

显然,银行界前后任大佬们都出场了。照笔者看,银行是否暴利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银行家们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即: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两者孰重孰轻?值得银行家所深思。

其实,在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中,“金融”只是实体经济的一层“面纱”,同时也是“润滑油”。它是依附于实体经济存在,同时服务于实体经济的。

但是,曾几何时,金融这个“面纱”、这个“手段”、这个“工具”开始在实体经济这个基础上面“动土”,开始超越甚至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呼风唤雨兴风作浪,让实体经济无可奈何、备受打击。金融,成为一只看得见的手,翻云覆雨;又宛如一匹脱缰的野马,无法驾驭,搞得各国乃至世界经济不得安宁。近期的欧洲债务危机、美国的资本市场发生的问题,中国的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无一不昭示出金融所蕴含的巨大力量。

无可否认,在目前的情况下,金融正在成为一种足以与实体经济对抗的力量。

人们不禁质疑,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孰重孰轻?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最终目的。随着虚拟经济迅速发展,其规模已超过实体经济,成为与实体经济相对独立的经济范畴。与实体经济相比,虚拟经济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虚拟经济的发展来源于实体经济的需求,同时对实体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影响。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经济范畴,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虚拟经济的产生源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无论虚拟经济发展多快、规模多大,其根本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则虚拟经济将无从谈起,即实体经济是第一性的,虚拟经济是第二性的。

同时,实体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



王利博制图

开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中的货币、资金、电子货币、股票、债券、ABS等金融工具,已经渗透到实体经济的各个环节,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快速发展,离不开虚拟经济的支持,落后的虚拟经济会成为快速发展的实体经济的障碍。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虚拟经济的超前发展,并不能带动实体经济的超速发展,反而会引发泡沫经济,而泡沫经济破裂又会引致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破坏。

衡量虚拟经济发展的标准是什么?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历史发展和现实的情况看,推动经济发展的最终力量是实体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创新、发明、就业、生产使得经济既扎实又稳定又日新月异。金融业的适度发展会给实体经济提供助力,但是金融业的盲目膨胀会给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如果说,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还只是给人们提示了金融过度膨胀的风险的话,而今国际金融局势的险峻使得人们不得不格外正视金融业可能发生的巨大风险。把注意力再度投向发展实体经济和控制金融风险上来。

全球金融危机并未远去,然而人们已经开始反思这场危机,这其中哪些过度追求利润、过度追求风险“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难辞其咎。大多数情况下,大型机构不

是因为具有竞争力,而是由于其具有的特殊地位而获得高收益。在扭曲的激励机制下,风险收益由大银行获得,损失则由公众来承担。而这些“大而不倒”的机构靠着政府救助的“隐形保险”更容易获得存款人和债权人的资金,市场倾向给予更高评级,降低了这些机构的融资成本,获得了相对于其他机构的不正当竞争优势,从而降低了宏观层面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就从金融行业自身来看。由于我国金融体系里仍然存在着“病灶”,一遇到风吹草动,风险就会暴露出来。一些金融机构不仅不能有效地贯彻落实货币政策,反而会成为宏观调控的利益“博弈”方和政策传导的“梗阻”。因此,在当前全球各国积极推进金融变革的时候,我国不能成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旁落者”,而应抓住金融全面开放之前难得的历史机遇期,继续深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从宏观审慎监管的角度,将银行系统的风险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微观治理和金融对外开放政策综合起来考虑,切实提高防范和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

此时,我们必须明白的是,检验金融业成效的终极标准是实体经济,这也是金融业存在与发展的目的。如在这个基础上认识问题,银行家们便会有良心发现,便不会为自己暴利去做简单而直白的辩护了。

“银行暴利”无法否认

——五十三评发展实体经济

■ 陈青松

我国银行业暴利问题一直饱受业内诟病,公众多有不满。近期在两会上再次成为焦点。

然而,银行业内人士对社会谴责不以为然。3月8日,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潘功胜驳“银行暴利论”,他用多组对比数据说明,我国银行业利润没有和工业企业背离,而且银行利润来自规模扩张,而不是价格提高。

潘功胜称,2008年到2011年,16家上市银行的利润增长率分别为30%、17%、33%和36.3%,同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12.5%、13%、53.5%、25%。其中民营企业利润增长46%。

而对于公众矛头直指的银行业存贷款利差,潘功胜表示,和国际上相比,中国的存贷利差并不大。2010年国际上前十大银行平均利差2.31,中国略高,为2.46。而与金砖四国来比,中国是金砖四国中最低。

3月10日,全国政协经济组小组讨论关于“银行利润”。当有代表指出“中国银行业巨额的利润的确有不合理的地方时”,多家银行行长否认并激动喊冤。

被贴上“暴利”标签的银行业利润话题再次引起公众热议。我们不得不站出来,回答这个简单不过的问题。

实际上,垄断优势下的高利差一直被认为是中国银行业暴利之源。

最近几年,无论是华尔街投行、世界各大评级公司,还是鼎鼎有名的经济学家,看空中国银行业的大有人在,但每一年中国商业银行的财报都给予其有力的“回击”。

资料显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2011年总资产113.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商业银行净利润超过万亿元大关,达到10412亿元,创历史新高,利润增长率比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24.4%的同比增长和全国财政收入24.8%的同比增长都高出10多个百分点,增速历史罕见。经计算,商业银行2011年平均每天赚得约28.5亿元。

激起公众对银行义愤的是:在银行大赚特赚时,却是居民储蓄“负增长”和实体经济萎靡不振。

真不明白,一位行长说银行的利差只有2.5%,不知这个数字是怎么产生的。目前,我国银行存款一年定期利率为3.5%,一年至三年贷款利率为6.65%,五年以后的贷款利率高达7.05%。国内存贷款利差超过3%,远远高于西方国家1%—1.5%的平均水平。惊人的存贷利差让银行财源滚滚,“闭着眼”就能赚钱。这位懂业务的行长应该讲清这利差吧。

往前推导,高利差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利率机制弊端,半市场化的贷款利率可以浮动,而存款利率完全管制,造成存款成本被管制机制压得很低,长期处于负利率状态。贷款利息却可以浮动,不断向高处攀升。

高利差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高度的金融管制,民营资本难以介入银行业,难得开放的小额贷款公司依然被严格限制。

显然,银行家们不是不懂业务,而是屁股决定脑袋,他们赚更多的钱也还觉得赚的不够似的。他们说别人不是银行的,也说了对,正因为不是银行的,才能说公道话,说真话。我们觉得已经退出一线的老银行家们说话倒是客观,像刘明康、吴晓灵、刘克崮,他们说的是真话,使人敬重,还有那些学者,也令人敬重。而那些明明赚了钱还说赚得对或赚得少的银行家们,就不容易使人敬重得起来了。

金融资本需“滴灌”式输向实体经济

——五十四评发展实体经济

■ 任东晓

善除恶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解决问题一定要从根处着手,解决金融资本如何服务实体经济的问题亦是如此。

前不久,银监会在2月27日曾发文强调要将金融资源投放到“实体经济最需要、综合效益最优、商业可持续发展的领域当中”;3月1日,央行亦发文强调要“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投向经济瓶颈领域和环节”。

中国经济的一只脚迈进高速运转的金融业,另一只脚却陷入支离破碎的实体经济的土壤,试图追上金融业的步调,但无从起步。面对严重的“跛子”现象,许多专家学者纷纷冲上这场经济博弈中的前线,建言献策。

总其要者,无外乎体制与机制问题。一方面,应打破国有商业银行及大型银行的相对垄断局面,降低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进一步开放市场;另一方面,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比如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为民间融资正名等等。

然而眼下的境况是,政策面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民间金融“阳光化”难以推进,民资在操作层面上遭遇的“玻璃门”、“弹簧门”等现象异常严重;而从金融业方面看,虽然态度诚恳,但是却缺乏一个能够从根处解决实企融资困境的措施。

基于此,究竟资本市场该如何对接实体经济,如何更有效地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作用,值得大家做一深入探讨。

在“水利是命脉”的以色列,有一项最著名的节水灌溉技术——滴灌,它不在于挖沟渠,而在于科学灌溉、高效用水。1962年,一位农民偶然发现水管漏水处的庄稼长得格外好,因此发明了后来的滴灌技术。即把肥料加到水中,经过滴头直接施到植物的根部,而此法特别适合在缺水地区的农作物种植。据说,自发明滴灌技术后,以色列农业年产出增加了5倍,而农业用水量并未发生变化。

(下转第八版)

实体经济是银行高利润的最大受害者

——五十二评发展实体经济

■ 陈青松

一面是银行享受高息差获取高利润,另一面是中小企业普遍贷款难、贷款贵。两幅截然不同的画面构成了当今金融借贷市场的独特风景,也构成两会上壁垒分明的舆论阵营。

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遇到极大困难,尤其是大部分中小企业面临资金困境、订单荒、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持续上升等严峻挑战,举步维艰。

2011年,我国大部分制造企业利润率仅为3%—5%,企业经营景气指数连季回落。

相反,众多商业银行“一枝独秀”,利润大幅增长。已经公布业绩的几家上市银行,其利润增长都在40%至50%,创历史新高。从净资产收益率来看,银行目前在20%左右,比工业企业平均7%—8%的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要高10多个百分点。

实体经济遭遇困难,破产倒闭数量大增,与“风景这边独好”的银行业形成冰火两重天。此种情形引起业内人士的不满和对困境中的中小企业

的关注。

有两个数据值得玩味,一个是“80%”:银行利润的80%来源于存贷款的利息差;另一个是“90%”:企业融资中有90%来自银行。前者意味银行赚得越多,贷款企业就赚得越少,银行赚的高额利润实质上是全国实体企业、小微企业和普通公民的血汗钱。企业成为替银行打工的,后果是后续发展势必动力不足;后者则表明银行业凭借着垄断地位,掌握议价权,可随意对企业设置各种贷款条件。而为了生存下来以求将来“翻身”,作为谈判弱勢方的企业不得不答应条件,否则“上门想贷款的企业多的是,不要讨价还价”。

另外,银行提供增量贷款连年递减也加剧了银行与企业之间不对等的议价地位。于是乎,在整个贷款市场上,完全成了银行一家独大的卖方市场。基本丧失与银行议价话语权的企业,只得唯命是从。

不平等的借贷市场交易模式下,上浮贷款利率自然成为普遍现象。2011年,对大型企业贷款利率基本都

是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10%,对中型企业上浮20%,对小型企业上浮30%。一些信用社的贷款利率上浮比例更高,达到80%—90%。有的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利率甚至达到6分利。

调查显示,很少有民营企业能够从银行以国家法定的基准利率获得贷款,一般都会上浮。很多民营企业是30%、40%才能拿到贷款。有的上浮比例甚至达70%。

一个中小企业主算了一笔账,如果一家企业要通过担保在工行贷款1000万元,其中保证金20%即200万元,一年的实际平均融资成本大约为15.8%。再加上利息,实际要达到26%。

银行业内人士亦表示,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是很正常的。目前一般对公贷款利率均会达到10%以上,而对于一些资质较差的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更甚,一般都会在基准利率上浮85%左右。

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我国经济面临转型的环境下,银行业净利润过高对实体经济相当不利:大大提高企

业融资成本,挤压实体经济利润,还导致营商环境的恶化。

首先,银行暴利一种竭泽而渔的行为,导致产业空心化。数据表明,2011年底全国注册企业数量大幅减少,为30年来所罕见。很多实体经济效益大幅下滑,极端现象是东南沿海一带的老板“跑路潮”。企业经营困难和老板跑路,被人们视为中国实体经济产业空心化的苗头。在“干实业不如高利贷”思想指导下,处于价值链最底层的诸多制造业中小企业主转而投向金融和房地产这种高风险行业,最终形成产业空心化格局。

制造业是一个民族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核心,产业空心化戕害着整个中国经济的根基。

有分析指出,银行高利润下,中国实体经济才是最大受害者。如果金融业从实体经济中“吸吮”过多,实体企业萎缩死亡,银行业的长期发展将无法得到支撑。不仅如此,还可能酿成无法还款的金融风险,这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中已有显现。